

踏歌凤凰

□艾诺依(北京)

位于湘西西南部的凤凰古城，依着南华山、傍着沱江水，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为古城增色不少。它的美，既有民族文化特色，又体现了凤凰的人文精神。曾被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称为“中国最美丽的小城之一”。

清晨，不敢惊扰了这座古城。南华山脚下的沱江水，缓缓流淌了数千年，也哺育了这座人文古镇数百年。沿着江边一路前行，触摸那一段段斑驳石墙；或者泛舟沱江随波而下，静观错落有致、连绵不断的吊脚楼群，细脚伶仃地立在沱江里，如同一幅淡雅素色的丹青画卷徐徐展开。根根木柱撑起一栋栋小巧玲珑的房子，撑起了一个个甜蜜温暖的家。吊脚楼虽比之晋商的豪宅、徽州的精舍显得有些简约，但是，又那么不简单，烟雨朦胧中，多了份水乡的诗情画意。江南古镇的婉约，湘西古寨的霸气，在这里得到完美结合。

漫行天府绿道，听蛙声一片

□冉杰(成都)

1

夕阳已经坠落，西边把这个五月燃烧得红红的。钢筋水泥筑成的围墙喷出来的热气，凝成一颗颗饱满的汗珠，在肌肤上缓缓地滚动。所有的思绪都如天空的云朵，不停地向四周扩散。

西边的火球，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在流逝的时光中慢慢缩小。走出去，看夕阳西下的风景。

2

漫步在新建的天府绿道，一股淡淡的清香扑鼻而来。绿道两边，柔软的草丛似一张绿色的地毯，微风吹过，荡起的一道“绿”浪在向前无限延伸，看不见的浪花在你惊叹之间，瞬间钻入你的心扉，却下你不堪的疲惫和无奈的沉重，整个身心一下轻松起来。

盛开的花朵点缀在绿道上，一团团的红，一簇簇的白，红白的花朵之间，偶尔还夹杂紫色的、淡黄的花。放眼望去，朵朵鲜花都在黑夜来临之前竞相绽放，从花朵上踱过来的鼎沸人声，似乎都想释放这种愉悦的心情。

青草和花都以不同的姿态在同一块土地上生存。

3

芦苇围成的栅栏下，一潭死水，漂浮着几根枯草。西下的夕阳，穿越密密的芦苇，在水面上划出一道淡红的光芒。

被修理过的石头蹲在芦苇中间，眼睁睁地看着水中的风景。其实，所有的行人经停桥上，俯瞰而下，这块巨石才是最美的风景。

雪白的，宛如一头羊身；不规则的，又如一头牛身，无论人间的日出日落，它都酣睡在芦苇丛中。

4

夜色开始蔓延。走过沉沉的黑夜。那一阵冰凉的感觉，让美女发出一声凛然的尖叫。

原来是一只小小的青蛙跳到脚背上了。这只青蛙，从黛青色的皮肤里凸出两只圆圆的眼睛，上下不停地翻动，散发出逼人的光。

美女的一声尖叫，撕裂了黑夜。从夜晚的缝隙间，流淌出此起彼伏的、清脆的、甘甜一般的蛙叫声。

这样的蛙声，是一种划时代的符号，唤醒了灵魂深处的记忆。

5

童年，沉淀在一片竹林。竹林旁边是一畦水田。穿着短裤，赤脚涉入水田，白天抓黄鳝，夜晚捉青蛙。有时，傻傻地把水中的月亮当成淹死的小鱼。

无论是抓到黄鳝、鱼还是捉到青蛙，都烤吃。特别是扒掉青蛙的皮，四条腿的肉嫩嫩的，雪白的，一丝一丝的，慢慢咀嚼，仿佛把白天的太阳嚼成月亮的清辉，都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太快。

而今，我们又何尝不是一样的饥饿呢？只是我们很少听到了蛙声，听到了更多的尖叫声。

【征稿启事】

欢迎你来文学随笔、散文、散文诗、小小说等纯文学作品，诗歌因系编辑部自行组稿，不在征稿范围内。字数原则上不超过1200字，标题注明“浣花溪”。作品须为原创首发，独家向“浣花溪”专栏投稿，禁止抄袭、一稿多投，更禁止将已公开发表的作品投过来。作者可以将自我简介、照片附加在稿件中。稿件中不要用附件，直接将文字发过来即可。部分作品会被华西都市报《宽窄巷》副刊选用。

投稿邮箱：huaxifukan@qq.com

山有仙气，水有灵气，或许是有着沱江的沁润，凤凰古城才会变得悠闲而又美好，把染尘的心事涤荡得干干净净。古老的水车转个不停，夜以继日从容不迫，度量着日子的地久与天长。

这样一座淡泊的古城，经过了岁月洗刷沉淀，以不动声色的力量，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旅人。古城里，随处可见抱着吉他唱歌的男人，与合着拍子打着手鼓的漂亮女孩。走到虹桥，听到有人在唱民谣《借我》。抬眼望去，一家小店的窗户外，幽暗的光线下，透出一个身影，抱着吉他，正唱得投入，落日的余晖打在她身上。那个悠远的影子，那片黄昏的天空，让我和友人停下脚步，坐在江边许久。

古城之美，一半在于晚上，灯火勾勒出缤纷的夜色，映照着潺潺流水，更多了几分妩媚。万盏灯火沿着沱江两岸绵延数里，把整座古城映衬得美轮美奂，沱江

两岸的吊脚楼，苍劲古朴的万名塔，飞檐翘角的风雨楼，还有迎风摇曳的大红灯笼，诉说着古城的过去和现在。在霓虹强光的照射下，连沱江水都被照得透亮，光影十色的沱江水缓缓流淌在古老的河床上。

夜幕降临，灯火阑珊，酒吧不时传来的音乐声，时而高亢，时而低婉，如梦幻般摩挲着古城的夜空，也为很多人抖落了一身的伤感和疲惫。五湖四海的陌生人，举杯畅饮，只求共醉。那些流浪的歌手，背着乐器，穿梭在各个酒吧，在灯红酒绿的氛围里，没日没夜地唱，唱得人心醉，也唱得人心碎。那些纯粹而慵懒的曲子，唱着远方黑发听起来的让人思绪飘向远方。

喜欢清吧哼唱的民谣，不矫揉，不做作，不随波逐流，把自己的

心情唱成歌。每一束光都有情绪，每一面墙都会说话，每个细节都是故事。找这么一处安静的地方，喝上一杯清茶或淡酒，吹吹江风，看看夜景。喜欢这里的风景，也喜欢这里的烟火气。“这生命正值春光，别装作刀枪不入的模样，别错过年轻的疯狂，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不论在哪里呀，来不及认真地年轻过，就认真地老去。”

民谣和古城都在造一个梦。民谣本身带着一种清淡出世的感觉，它接近城市却远离繁华。而古城岿然不动，像一个长者一样看着其他城市披上繁华的外衣，却一点点在丢失原本的自己。行走在钢筋水泥路途的人们更需要汲取一种深层次的力量，充满传统与古典的味道，但也生长着传承和创新的力量。

看潺潺的水纹在面前徐徐荡开，听若有若无的歌声在远处渺渺响起，心境也渐渐从喧嚣中走出来，变得像沱江一样缓缓流动。

乌鸦(外三首)

□刘跃兵(安徽)

我看见着白衬衫的黑鸟
两粒黑扣子若隐若现

鸟被季节放逐
我目用光去爱抚
这来自黑夜的黑鸟，化做漫天的飞雪

闪过地势低矮的屋
车厢里乘客的喧闹

更冷风瑟瑟
恍惚中，她的身体有些纤瘦

我反复叙述眼前穿戴俗气的女人
我一遍遍抚摸自己的肌肤

清明

枯枝上有我拳曲的身影
显映出，和人间同样的时光

清明
是失眠症，是被遗弃的人间

忧戚的小嫩枝上发芽
只能让我看见雨
不能看到雨滴后的人

日月一定隐匿了。日月还在

我看沉默寡言和我一样的树
埋在地下的棺椁

我应该好好看看
看我所能想起的机谋
有很多的方式，我能起死回生
给我心仪的男人

太阳温暖之后的大地
跌落到流水里的树影

居住的地方成为我的歌谣

一个走路吸烟的人
他的天使像蔷薇花的花瓣紧紧依偎
他的天使只是在犹豫

外界再也不受人控制
叶子开始有点慌乱，又旁若无人

玉兰花，它的香气与空气缠绕
两唇相合，仿佛空气就是对方
就像
逼迫自己说出自己的词语

青竹的身半裸，不堪一握的腰
太阳，有条永恒的河

我深刻于不同香味的春天

岁月之疤

□廖天元(南充)

别以为我在编故事，这是现实，有时候现实比故事更精彩。长大后，我回老家，看见堂弟身上也有类似的斑点。那一瞬间，我恍然大悟。我说，弟弟，你给我的童年礼物别具匠心啊。弟弟哈哈大笑，彼此彼此。

很多年后，我才明白伤害都是相互的，本质都是在争夺一种资源。比如，我和弟弟争谁爬得最高，给谁抹得更多，那一定有战胜对方的莫大快感。

疤就是这样来的。回头一想，这疤也算不得什么。人生在世，短数十个春秋，值得操心的事太多，只要不是特别在意容貌，在意完美，小小的疤就是“个性标志”。

关键是，哪一个人没有“疤”？不管是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有人拍胸脯给组织说，除了肚脐眼，我全身上下没一个疤。那倒不一定，但凡把话说得绝对的，基本不可信。谁没有一些特别的经历？有了碰撞，留下特殊的记号也就在所难免。

疤基本是和伤连在一起的，这就是所谓的“伤疤”。从这个角度看，仿佛先有伤后有疤。伤，有外

老君山

□许美曦(成都)

也能深切感受到这首诗的应景与贴切。

如果你能亲自到老君山一游，那么你一定能理解我对她的热爱，我多想把这份情感毫无保留地说与你听，更想亲口说给她听。我对冰冷刺骨的八仙湖说，直到说得潮光融融，水波荡漾；我也对细沙溪旁的杪楞树说，直到它掉落枯萎的枝条，穿上春织的衣裳；我还对不苟言笑的立佛说，直到他慈容满面。

龙华古镇的背后就是这一片渺无边际的青青山。龙华古朴素厚，老君山则更加如此。老君山前车辆早已无路，唯有双脚可攀登，唯有心灵可畅快呼吸。

当我不再以举目仰望她的姿态走近她时，没有了身处闹市的喧嚣聒噪，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与畅快。远处隐约可见的山影层层叠叠，像宣纸上的水墨印记，浓淡相宜，层次分明。脑海中只有“青山如黛，山色空蒙”8个字逐渐清晰起来。

青年方阵 今宵寄(外三首)

□杨清茨(北京)

只茶一壶
月一窗
便弃人间玉颜许
霁月照，心如前
只怕无情惹
凡世尘污
腊梅残枝
冷香萦住
欲说从头无语
鸿雁有谁寄
望孤舟轻舫
寒风冰雨
犹多损徽宣
笔墨无忌
孤芳自赋

春暮在繁华中华荒芜

风从你身边走过
云烟晃过树林间的阴影
彼时不是星的国度
飞翔却要垂了四野
阳光来不及唤上你的乳名
便被风拉离你的栖地
繁华荒芜在墙根下
只有池塘里吞吐的锦鲤
驮着沉重的身子
时而浮上来
时而沉下去
成也苦，败也苦
这个春日的风色
它预备花光所有的运气

我以诗歌为幌子

这盘色彩调了很久
要华丽而生一幅重彩
光阴就地取材，混搭出精品
树将倒影留给自己的心事
它有它的情怀
被枝桠抛出的叶
依偎于惊艳的湖
它们如鱼溺水的交流
沦陷于
这个魅惑多情的季节
春毒有香
都是不甘寂寞的主
春色铺满十里画布

湖面有手风琴在群奏
还有波浪的“踢踏舞”
多少奔着海而生而为水
我以诗歌为幌子
而画了梅子枝头的春分

你们是天空上 一首首蔚蓝的诗

平移的是什么
旋转的是什么
电风扇是旋转的
桌子的抽屜是平移的
平移无惧搬动一个城市的
雄伟建筑
给我一根棍杆，我将火山也可以平移
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乞巧节、重阳节、中秋节
看花灯、挂艾草、来乞巧、赏菊花、去登高
老师教导的一切我已储存在心间
热情洋溢的你们
活泼温暖的你们
清灵的心
是薄薄的窗花纸
指上一触便是通透了
你们是赛场上高谈雄辩的选手
是丛林间叽喳喳欢快的小鸟
给你们一根小火柴
你们可以变成一座能量爆棚的火电厂
给你们一滴水
你们就是欢乐的海洋
昨天越来越多
明天越来越少
光景不待人
须臾发成丝
你们是奔跑的，闪光的
是天空上一首首蔚蓝的诗
使我们的烦恼便如天边的云
一朵一朵飘走
你们采过的地方
每一丝空气与阳光都是纯粹美好
你们是一盏盏透明的水晶灯
照亮了天下父母的心

/作者简介/

杨清茨，教育部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委员，传统文化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著有诗歌散文集《玉清茨》，艺术论文《紫砂艺术恰是一本读不完的书》，散文诗《心灯》《戴雷帽的女子》等。

孤独或飞翔的诗行(组诗)

□兰因(绵阳)

昼颜花

她还是按捺不住
在血红的夕阳下
奋力而悲怆地骑着单车
像不断弹动的火苗
被俘获的激情
卡在喉咙间将吐未吐
奔向一个
有力的臂弯炽热的将来
她不再是一个锈迹斑斑的电器
是梦里往身外跳伞
令人窒息痛感
禁忌与迷恋，理智与情感
审判者用冰冷的刀子斩断她的藤蔓
在扯扯中又生出了决绝的生命力
昼颜花再次复苏
墙上的合家欢相片摇摇欲坠
带我远去高飞吧她想
往死寂里掺杂一些尼古丁
理性冲破人类文明的限制
你是隐秘的爱情吗？
红热尘沙中命悬一线的昼颜花
不洁的女人躺在铁轨上
在日暮时分，就这样凋零。

孤独的咒语

米克爱上了楼上的妻子
那是一位绅士，迷信她的话语
她不再去偷听富人家的收音机
弓箭的弦门脚踏下的木头
筑成一把小提琴
成为出色的音乐家
是她的秘密
黑人医生开始思索人的奥秘
他的耐心比密西西比河的泥床还要厚一百倍
南方的毒日鞭笞着他
在阁楼的阴影下做领袖者的手势

数雨

与光同尘，体内却有一把火
把心灼烧出一个血泡，像满含热泪的眼睛
光阴将胃掏出一个窟窿
残羹冷炙不进疲乏的身体
蚂蚁历经了雨中的漩涡
偷偷告诉我，你曾来过
可是你的背影犹如六朝佛像庄严而神秘
我只好假装立在门前，呆呆地数着雨。

作者简介/

兰因，本名李雪景，1997年生于四川达州，毕业于四川文化艺术学院音乐表演专业(本科)，大学期间开始小说、散文、诗歌创作，作品发表于国内公开报刊。

06

华西都市报
宽窄巷

浣花溪

封面

2019.6.9
星期日

责编 仲伟

版式 吕燕 校对 廖焱炜



更多散文诗歌，扫码上封面新闻。



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犀拍客得大奖